

第一章 崭露头角

- 一、家世与童年
- 二、培正与“南国诗人”
- 三、进文学研究会前后的新诗创作

第二章 旅欧游学

- 一、从岭大至日内瓦大学
- 二、同文人交往，与艺术结缘
- 三、结识桂冠诗人瓦雷里
- 四、同文学大师罗曼·罗兰的交往
- 五、攀山搏水临诗境 异国他乡恋情深

第三章 执教北大

- 一、执教北大与探索象征主义
- 二、与徐志摩切磋——闪烁诗歌的真知灼见
- 三、婚姻纠葛及与胡适交恶

第四章 《一切的峰顶》

- 一、与沉樱相识相爱
- 二、同沉樱共赴日本游学
- 三、执教南开与探究诗论

第五章 辗转西南

- 一、辗转至重庆复旦任教
- 二、融通中西，纵横比较 三、往来于重庆、百色之间

第六章 芦笛诗韵

- 一、《芦笛风》下的风云
- 二、再度从教
- 三、冤狱岁月

第七章 康乐春光

- 一、再进康乐园
- 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 三、文艺观及余年之作

第八章 真正的人

- 一、直言无忌“罪”滔天
- 二、“浪漫插曲”
- 三、“狂风暴雨”，铁骨铮铮

第九章 云山晚照

- 一、广外余辉
- 二、绿索酊的前前后后
- 三、余音袅袅

附录一：梁宗岱年谱简编

附录二：关于梁宗岱生平的参考书目

后记



黄建华 赵子仁 著

梁宗岱

插图

图

本

传

插

图

本



黄建华 赵守仁 著

梁宗岱传

广东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宗岱传 (插图本) / 黄建华、赵守仁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 - 7 - 218 - 09027 - 6

I. ①梁… II. ①黄… ②赵… III. ①梁宗岱 (1903—1983)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4475 号

Liangzongdai Zhuan Chatuben

梁宗岱传 (插图本) 黄建华 赵守仁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责任编辑: 余小华 钱丰

封面设计: 张力平 张竹媛

责任技编: 周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 - 7 - 218 - 09027 - 6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0.75 插页: 1 字数: 280 千

版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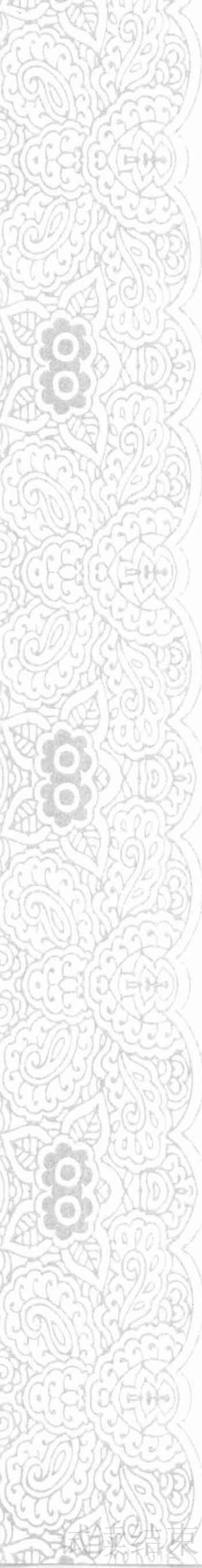
定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83780517 邮购: (020) 83781421

目录

第一章 崭露头角	1
一、家世与童年	3
二、培正与“南国诗人”	9
三、进文学研究会前后的新诗创作	17
第二章 旅欧游学	29
一、从岭南大学到日内瓦大学	31
二、同文人交往，与艺术结缘	36
三、结识桂冠诗人瓦雷里	44
四、同文学大师罗曼·罗兰的交往	51
五、攀山搏水临诗境 异国他乡恋情深	61
第三章 执教北大	71
一、执教北大与探索象征主义	73
二、与徐志摩切磋——闪烁诗歌的真知灼见	86
三、婚姻纠葛及与胡适交恶	91
第四章 《一切的峰顶》	97
一、与沉樱相识相爱	99
二、同沉樱共赴日本游学	107
三、执教南开与探究诗论	118



第五章 辗转西南	129
一、辗转至重庆复旦任教	131
二、融通中西，纵横比较	141
三、往来于重庆、百色之间	150
第六章 芦笛诗韵	167
一、《芦笛风》下的风云	169
二、再度从教	180
三、冤狱岁月	189
第七章 康乐春光	205
一、再进康乐园	207
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215
三、文艺观及余年之作	226
第八章 真正的人	235
一、直言无忌“罪”滔天	237
二、“浪漫插曲”	244
三、“狂风暴雨”，铁骨铮铮	252
第九章 云山晚照	263
一、广外余辉	265
二、绿素酊的前前后后	277
三、余音袅袅	285
附录一：梁宗岱年谱简编	299
附录二：梁宗岱生平参考书目	317
后记	325



第一章

崭露头角

一、家世与童年

梁宗岱是在西方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熏陶中成长起来的诗人、翻译家、学者，而他的名字却渊源于《书·舜典》：“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和唐代杜甫《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等典故和诗词，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他的祖籍和故土亦颇耐人寻味。

梁家本姓区，远祖原籍浙江钱塘。北宋末年（1126），受金人入侵之威胁迁徙至广东南雄府始兴县。据族谱记载：南迁之初，区朝揖、区朝弼、区朝栋三位始祖均做了大官。朝弼考取高宗丁丑科（1157）进士，官至大司马，是三公之一，掌军旅之事；朝揖考取孝宗壬辰科（1172）进士，官至湖广蕲州刺史，赠朝列大夫；朝栋官授靖江司户。朝弼生有二子：大兴、大伦；大兴生子崇真。开禧元年（1205），崇真因“天灾地劫民不堪命”乃与始兴居民联名赴县陈词，乞给文引，南迁新会。自此以后，新会就成为梁氏家族繁衍生息的地方。

崇真南迁后，连生四子一女，麟暹、凤暹、龙暹、虎暹，女不知名，嫁新会隔水村梁可用。虎暹生一子，曰勇，幼失怙恃，姑丈无嗣将其抚养，遂沿用梁姓，成为梁氏家族繁衍之始。梁勇长大成人，以勇力应募从军，屡立军功，授官晋爵，显仕朝廷，广置产业。九房儿孙，繁衍昌盛。但梁勇的后代见诸文字记载者甚少。宗岱家族的二房稍有记载，也只有寥寥数行，“二世祖考讳治新，字国诏，号云岩，系霍氏夫人所生，好读书，鼓琴瑟，兼文武，擅医卜，于弓马初选武才。”

嗣后，由于梁家子弟并无辉煌业绩，族谱再无特出记载。自梁勇经二十世传至宗岱的祖父。

宗岱祖父梁玉介，字祖胄，生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即是英国对华发动鸦片战争的那一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腐朽积弱暴露无遗，欧美



列强乘机相继侵袭，存亡朝夕未卜。祖胄就是在那种国运飘零的环境下长大成人的。他虽说是农家出身，却也不是贫家子弟。他在未到百色投入商界以前，在乡已有闲暇去学文习武，并娶妻汤氏，生儿育女，拥有一个小康之家。但这小康农家、坐食农村，终非长远之计。在当时“闯世界”的风潮影响下，梁祖胄不惜离乡背井，告别妻子儿女，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千里迢迢，从新会来到百色谋求发展。

百色是广西边陲一座重镇，于清雍正八年（1730年）建镇设治，是桂黔滇三省交通要冲，右江航运的终点，下行达南宁、梧州乃至广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著名的百色起义及红七军就诞生在这座山城。百色这座小城，四周山峦起伏，林木郁郁葱葱，从高处俯瞰，城镇的地形颇似一只大鹅，故又称鹅城。它虽然地处边陲，但由于交通方便，商旅往来频繁，商业相当发达，广东商人在这里尤其活跃。当年商人大多散居在城外及沿河一带，他们建住宅、店铺，筑街巷、码头，修会馆、庙堂，简直建起了一座城外之城。

在广东同乡的帮助下，梁祖胄在百色安定下来。从此，他一改故辙，告别了乡农身份，渐渐变为城市里的雇工和学徒。后来，他在广东老乡的影响下，鼓起勇气，拿出手头多年节省下来的积蓄做本钱，投身买卖，当起了小商人，在百色大街开设一家杂货店。期间，他在百色纳妾崔氏。崔氏嫁到梁家带来一份可观的资本，加之梁家善于经营，经过一二十年，全泰商号慢慢兴旺发达起来。生意兴隆后，梁祖胄重返故里，从原住旧村搬到新村同安里。在新村，他筑起新居，置购田产，俨然成为一方大户。

宗岱生父，名星坡，字奕燭，同治十二年（1873）生于广东新会。按照梁氏家族族谱的字排：“扬名耀祖，奕世传芳……”家族内部均叫他“奕燭”。在这块地灵人杰的地方，奕燭自幼受到良好的人文熏陶，加上他本人天资聪颖，虽然只读过六年的“子曰馆”，却能背诵四书五经之类的书籍，并能诗善文。为此，乡村的父老都十分器重他，认为他是一位有出息的才

子，希望他能到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设立的万木草堂求学。梁祖胄其时尚未发家，家境贫寒，才使宗岱的父亲失去了做康有为的学子、即做梁启超同窗好友的机会（他与梁启超同年生，又是新会同乡）。梁奕燭眼看求学深造走科场仕途之路无望，乃立志从商，随同一位在广西贺县经商的族叔当学徒。当时，从广东新会往返广西的交通十分不便，只好乘“民船”沿西江、贺江而上才能到达贺县，来往费时多日。据宗岱回忆，其父为了消磨在船上的无聊时光，便随身携带一些书籍。说来奇怪，善赋诗文的他并不怎么喜欢文学，而却偏爱医书。他在船上潜心熟读了当时备受推崇的医书，如鲍相璈的《验方新编》等，他还收集了一些疗效突出的药方，就这样积累了一些诊治流行病和疑难杂症的经验。后来，他看到当地贫民生了病得不到医疗，就试着把自己收集的药方配制成药，比如治疗各种喉症的“药梅”、治疗恶毒大疮的“降痛活命饮”和“红白痢疾散”等，赠给患病的穷人。

宗岱祖父经营的生意日见起色之后，其父也从广西东侧的贺县来到广西西侧的百色。他初期和一位同族兄弟开设“顺成菸莊”。当这位族兄弟身故后，他便接揽过来，着力扩充，添置机器设备，大量生产。从晒干烟叶、发酵、焙干到切丝、包装等一系列制造过程，都由顺成菸庄独家完成。所生产的二两装、四两装的烟丝，都由“全泰”代销。同时，在云贵一带采取大赠送的推销方法，使“顺成”烟丝很快便出了名。后来还开一家名叫“泰益山”的杂货铺子。梁家开设的“全泰”、“顺成”、“泰益山”商铺，由于买卖公平，物美价廉，生意一直很兴旺。

就在这段时间，梁宗岱（字世琦）出生于广西百色，时为1903年农历七月十四日（公历9月5日）。其生母陈氏是他父亲在百色娶的二房妻子。她勤劳贤惠，对丈夫和孩子体贴入微，但不幸的是在其儿子6岁时便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幼年丧母，在梁宗岱稚嫩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形成了他后来多愁善感的性格。下葬那天，宗岱走在送殡行列的前头，望着黑色的棺木缓缓移动，悲痛欲绝。宗岱后来回忆说：“在送葬回来那天，我还清楚

楚地记得，沉浸在那骤然失掉一个慈爱而在小小的眼睛里显得非常美丽的年轻母亲的悲哀里，我幼稚的心已试去探索死底玄秘。‘埋在层层泥土下，怎样呼吸呢？’我想。于是仿佛四块棺木逼拢来一般，我窒息到喊出来。从那天起，再没有比庄周长生一类故事更受我热烈欢迎的。——它们那么刺激我的幻想，以致在十岁以前，我曾经偷读过两本修炼长生的道经。”不久，其父又娶了后妻。这就是梁宗岱继母何氏。继母何氏性情温厚善良，同梁宗岱相处还算融洽，并给了他许多精神上的安慰。



梁宗岱全家福（后排右二宗岱，前排摇扇者宗岱父亲）

在此期间，他父亲继续探究医术、收集药方、研制中草药。父亲为贫病交困的患者赠药、赠医的高尚品德，给宗岱幼小的心灵以深刻的影响，他自己也渐渐去翻阅一些粗浅的药书，试制一些简单的中草药。那时，他时常跑到附近集市倾听江湖卖药人的呼唤：“家有六羽玲，

生疮生不成。”“身有半边莲，不怕共蛇眠。”“大罗伞、小罗伞，不怕铜槌铁尺板！”这些神秘的中草药使他一度入迷，以致有时竟挑起箩筐跟随大人一起翻山越岭去采摘草药，日积月累他也掌握了一点草药的药性。这大概就是他后来一度弃文从药的历史渊源吧。

不仅如此，他从小就喜欢种花植草。他家里有一个露台，栽着各式各样的花卉。父亲种植莲花、菊花；继母种兰花、玉蝉花；祖父种茉莉花以及一株多年的白薇花；宗岱种植玫瑰、小竹、麦冬草之类。其中玫瑰又有多种，白色的、红色的、粉红的，又有月季呀、杨妃红呀……约有六七盆之多。据

宗岱回忆：“每天早起和晚上，多是轮到我灌花的。因为我们家没有园丁，而父亲他们又多没得空闲。我那时很有一种癖性，看见父亲他们把花从枝上摘下来，总觉得非常心痛。每每发现有些开了的玫瑰花不见了，虽明知是祖父摘给妹妹的，也要咆哮一阵。可是，每逢女伴友到来，我却毫不吝惜的给她一两朵。”后来，有诗句相赠：

花对诗人说：

“我们的花虽有大小，
我们都是各自创造我们的艺术，
都是一样美丽呵！”
只要是花便可爱了：
美丽鲜艳的花可爱，
憔悴的花又何尝不可爱呢？

学龄前的宗岱顽皮好斗，从不服输，故有“翻天郎”之称。他每次跟别的孩子打架，总是得便宜占上风。所以，街坊邻里的大人都叮嘱自己的孩子别招惹梁宗岱，免得吃亏。看见宗岱从远处奔跑而来，大人们就急忙把自己的孩子喊进屋里，并吓唬说：“梁全泰（梁祖胄商铺号）的孙子来了，别乱跑！”

儿时的宗岱浑身是劲，脑袋机灵，神气十足。有时还对那些躲在大人背后的小朋友吆喝：“梁全泰的太公来了，谁敢出来比试比试？”敢应声来比试者不见一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宗岱恃强凌弱、以大欺小，他只是喜欢打抱不平，看不惯那种欺软怕硬的拙劣行径而已。这点，附近街坊邻里都有所了解，因此，大家并不讨厌他，相反，凡是孩子长得矮小、体弱的家长，怕小孩在学校遭大孩子欺侮，常常托付宗岱照料。有宗岱做保护神，大同学都得规矩点。

看斗公鸡是宗岱童年的一大乐趣。为此，他自己喂养了一笼公鸡，以供其斗鸡游戏。每次看完斗鸡之后，他就叫继母将败下阵来的那只公鸡宰杀，供家人用餐，而对那只争强好胜，屡战屡胜的强者，他总是大加褒奖，并施以美食美味。有一次，他继母带他出外作客，让他换上一件新绸布长衫，可等好久也不见人，只见长衫仍放在堂屋里。继母找来找去，在鸡笼边才找到他，原来他又斗鸡去了。由此可以窥见其争强好胜品格的踪影。

踢毽子是他童年的又一大乐趣。玩毽子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谁踢输了谁要“供毽”，性格高傲的宗岱不肯受罚，于是背着小朋友一个人苦练，直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才出来比试。他不仅能用右脚踢、左脚踢，正踢、反踢，还能用脚尖、膝盖和小腿踢，而每种踢法都能踢到两三百次的高纪录，令所有一起踢毽子的小朋友目瞪口呆、赞不绝口，被同伴们誉为“毽王”。这虽然是童年的游戏，却从小为他深深刻上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的烙印。

宗岱是在广西百色度过他的童年生涯的。1909年六岁时他进小学读书。他本来智商较高，又勤奋好学。加之受到父亲制药及圩日广场上江湖卖药者的影响，因此自幼就喜读药书，爬山采集中草药，贴近大自然。这山川形胜，花鸟草木，使他视野开阔，灵感时生，文思敏捷。他入学堂后各科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常常得到老师的称赞。特别是他的作文，常超出一般同学之上，文笔流畅，构思新颖。有一次老师刻意给梁宗岱批了一个125分。有同学问老师：“最高分是100分，为什么批给梁宗岱125分？”老师回答说：“这一篇作文，我都写不出来，所以加25分。”宗岱父亲曾因无缘师事康有为而引为终身遗憾，此时目睹儿子的出众成绩，自然倍感高兴。为了补偿历史的遗憾和安慰亡妻，他便把望子成龙的感情一股脑儿倾注在宗岱身上。于是，他每天晚上在油灯下辅导儿子苦读四书五经及唐宋八大家文章。课余，宗岱更喜读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等。这一段启蒙教育为其后来献身文学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培正与“南国诗人”

1916年（宗岱13岁），在百色县立经正小学读完高小一年级后，梁宗岱就跳级报考当地泗镇百色中学，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可是，小学校长却坚持要他读完高小二年级才准他升入中学。性格倔强的宗岱，毅然决定回故乡新会求学。这时，恰好又接到乡间祖父的病耗。宗岱遂同父亲乘船自广西百色东还。据宗岱回忆：当时在那湍狭清浅的河道上，与父亲拥被同眠。从船舱中外望，父亲指点着两岸的危崖峭壁，奇迹异景，龙床呀，观音岩呀；石人石马呀……一一地细细解说。更顺带说一些“长毛”的故事——像三国演义一般动听的故事。船泊时，相与访故戚旧交于荒村僻野，夜行于月下古刹碎沙之岸。红枫落处，犬吠篱边。黄叶疏林，宛然在目；钟声木鱼，悠然在耳：这般时光，这般心情，久久萦怀在宗岱的脑海中。与父亲回到故乡，祖父的病已复原了。

久已企盼孙子的祖父母见宗岱归来异常高兴。宗岱不负祖父母的厚望，报读新会县立中学，一举考中。

宗岱从偏远山地小城回到南国新会，感到一切都别具风味。新会，像一块绿色翡翠，镶嵌在千里沃野珠江三角洲的南端。这里是“莺啼不选树，鱼戏不惊纶”的水乡泽国，桑叶流翠，水稻泛金，荔枝燃红……梁宗岱被这幅色彩浓重的南国水乡油画所陶醉。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并在同班觅到了一位知音，即后来成为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的刘思慕。刘思慕与宗岱同为广东新会同乡，并有相似的童年生涯。刘思慕从小爱好中国古典文学，常常背诵白居易、李商隐等唐诗，加之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小小年纪就出口成章，吟诗作赋，临帖刻章。宗岱与他志趣相同，情投意合，结为终身挚友。然而，宗岱生活在山清水秀、环境幽雅的“梁园”和书友亲密的群体中，虽然感到惬意，但仍然觉得新会县立中学的环境不能满足他渴求知识的欲望。



读完初中一年级之后，宗岱便利用暑假独自一人闯到广州，考取了闻名遐迩的培正中学。尽管新会老家的祖母非常疼爱宗岱，说啥也不让他小小年纪只身外出求学，但宗岱认准了的路是非走不可的。他说服祖母：“男儿志在四方，干嘛非要我死守家门呢？”终于坚持进了广州培正中学。

培正中学是一所由基督教教会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创办的学校。坐落在当时广州市郊东山。这里，北望白云山，南带珠江水，触目是林木荫翳、红楼掩映，环境非常优美。宗岱兴致勃勃地步入培正中学后，令其预想不到的是，他因英文考试不及格被编入专修科补习英文。培正中学设有附小，学生从高小一年级就开始学习英文。宗岱从未学过英文，本该在专修科补读三年英文。但勤奋好学、记忆惊人的宗岱仅仅花费半年时间就过了英语关，破格升入了中学一年级。

培正中学照搬美国的教学模式，从中学一年级起，所有课程，除国文外，一律用原版英文课本，连公民课本亦用美国课本。教师在课堂上一律用英语讲课，甚至连手工课亦用英语授课。所有教员除国文教师外，大部分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或是美南浸信会送来的“客座教员”。早祷会唱诗、祷告、读经、演讲、校务布告等都用英语。因此，培正学生的英语水平比较高。宗岱在这个英语的“王国”如虎添翼，进步飞快。

培正在学生管教方面，坚持严格管理的做法。规定住宿学生每月只准请假外出一次，平时不得外出，如私自外出，则作“偷出街”论处，除罚托枪一小时外，还要记大过一次。一个学期记大过三次，就要被开除学籍。又规定严禁出外越宿，如私自出外越宿，一经校方查出立即开除学籍。宗岱向来习惯自由自在，从未受过这种严格纪律的管束。他一般是每周上街一次。到书店买些书，顺便逛逛街。有一回宗岱去请假，校长板起面孔不准他的假。宗岱抗辩说：“学校又不是监狱，学生又不是犯人，难道请假出去都不行吗？”他说完拔腿就跑。那一次，他在街上玩了个痛快。回校时校门已上了大锁。当他越墙而过时，一位学监正好路过，问他干什么的，宗岱机敏地答

道：“练习跳高呀！”就匆匆跑回了宿舍。

在培养学生方面，培正一贯采取“基督化”的教育方针。从小学一年级起，每个年级都有圣经课作为必修科目之一。每日有早祷会，在早祷会上举行宗教仪式、唱圣诗、祈祷、读圣经和讲道。每个教师都有义务轮流在早祷会上讲道。全体学生都要参加学校一切宗教聚会。每星期，中学生要穿着整齐制服列队到东山礼堂做礼拜。宗岱那时不信上帝，不想装模作样浪费时间，每次都设法躲过。后来，他觉得老是躲躲藏藏也没有意思，索性坐在宿舍里，桌子上摆放着一本《圣经》，手里却拿着别的书看。有一次，正好学监冼锡鸿照例又来劝说他去教堂做礼拜。宗岱看到学监进来，颇有礼貌地请冼老师坐下。还未等冼先生开口，他便向冼先生讲起《圣经》来。从不做礼拜的宗岱讲起《圣经》却口若悬河，从耶和华、亚当、夏娃、亚伯、该隐讲到诺亚方舟、雅各给约瑟祝酒等故事，令冼老师大吃一惊，听得津津有味，如醉如痴。等冼先生想起自己来这里的使命时，时间已过，再去教堂也没意思了。冼先生只好骂自己一句“傻更”（台山土语，傻瓜的意思），自认晦气。自此之后，宗岱每次遇到冼老师总要学一句：“傻更”，作为招呼用语，师生俩会心一笑。这种笑话式招呼一直延续到冼老先生 103 岁仙逝。

宗岱进培正中学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的 1919 年。五四运动的浪潮从北京迅速传至广州。培正学校的许多爱国学生，加入了当时的“广东省学生会联合会”，青年学生满腔热血、群情激昂，呼喊“学成救国”的口号，奔走相告，



培正中学毕业班留照，前排右一是宗岱



到街头游行示威，反对二十一条丧权辱国的卖国条件，检查和烧毁劣货（日货）。正在一年级学习的宗岱，也参加了广州学生的联合请愿游行集会，初次受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洗礼。但随着广东卖国政府与帝国主义、军阀勾结，实行镇压分化，学生运动转入了低潮，也在少年宗岱思想上投下了阴影。他对现实政治感到不满，却找不到正确的出路，只好把爱国激情和充沛精力用在他所爱的文学，用以实现“知识救国”的幻想。

培正中学自从开办以来，一直得到国内的教徒们和美南浸信会教士们的捐款资助，加之收取的学费较高，办学经费比较充裕。图书馆收藏有丰富的中外文书籍报刊，特别是国外捐赠的外文书刊颇多。这对喜好中外文学的宗岱来说，真是如鱼得水。在培正期间，他每天课后常常坐在阅览室孜孜不倦地阅读屈原、李白、陶渊明等大作家的诗赋。同时，他也开始读些英文原版书，如惠特曼、泰戈尔、歌德、雪莱的诗歌。他说：雪莱的诗是以神韵见长。我爱读他的诗，不独爱看他的图画的表现、他的优美伟大的思想和想象，还爱听他的诗中神妙的音乐。在进入中学三年时，他又如饥似渴地阅读美国诗人朗佛罗翻译的但丁的《神曲》，其热情令英文女教员和她的美国朋友也惊诧不已。

他在阅读外国名著中能准确理解、把握原文的意思，认真求实，对别人译文上的差错从不苟同。有一次“无意中翻开《创造》一卷四期来看，见其中有成仿吾写的一篇《沉沦的评论》。篇末说《沉沦》的译者郁达夫所译的《孤寂的高原刈稻者》译得不好，因而他自己拿来再译一番。可是我读成氏所译的，不独生涩不自然，就意义上也很有使我诧异、觉得有些费解的！再三把自己所能够记忆的原文讽诵，总觉得有些不妥，还以为是自己记错了。打开华氏的诗集一看，呵呵，是了！第四行的（Stoke here, or gently pass,）一句，原文的口气原是写《刈稻者》的或行或止的（当然只是译意），译者竟把它译作‘为她止止步，或轻一点儿’，这居然是当为作者自己的止步了。而且（gently pass）两字，只译作‘或轻一点儿’，亦不见得妥